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進論

管仲論

孫武論上

孫武論下

子思論

孟子論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
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
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
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
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

人而為軍

夏官司馬太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卒二

十五人為伍

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

齊惟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

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

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

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惟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

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

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

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

元此歷法也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為

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

二千五百人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

多為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屈各有條理故

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

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

其遺制孔明傳太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

明亦卒無尺寸之功孔明雖數出兵與魏角更勝迭負卒無大功至駐軍渭上司馬仲達

相持之久未及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

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

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

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

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國子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

人國語管仲謂威公曰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乃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今之

也詳見即內政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
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
嘗讀左氏春秋以為立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
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
書左傳威公五年周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為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承弼繼注大司馬法車戰二十五
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棄偏之隙而弼縫闕漏也
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公謀逐
華軀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諸丘鄭師顧為
鵠其御願為鵠注去鄭翺華氏黨鵠鵠皆陣名及至
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
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
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
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
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

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

事見國語第十九卷

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

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

就利難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惟能勇惟天下之至信惟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心閑而無事是以

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
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
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
而自居於靜則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
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
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
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
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
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
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
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
道也

此語見孫子始計篇

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

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

武爲吳王闔廬將

是故以

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於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謀攻篇去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爲

君而言者有此而已愚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

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將賞不得不加夫如是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

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帝紀

安天寶十四年十一月自肅宗復兩京肅宗至德二載

王叔與郭子儀復東京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唐

鎮傳六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德宗

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田悅傳

二年鎮州李惟岳命馬賊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

攻遂合謀同叛詔命馬賊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

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師頓兵不進明日悅得入乃

立軍門流涕與將士約為兄弟而李再春及其子以博
州降從兄昂以洛州降遂等受之悅自視兵城之衆
單耗懼不知所出舊將邢曹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
俊為整軍全壘羣心復堅
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白元和以來藩鎮如楊惠
道皆相繼伏誅而田悅韓洪王承宗輩亦爭割地以歸
有司天下可謂略平然餘孽不能盡去故穆宗之世朱
克融王庭湊之徒相挺為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
亂使河北之地復淪盜淵
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田承嗣傳云承嗣
兵敗乃與張忠志
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當是時懷恩
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觀
此則將帥之養寇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
自封可以緊見
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
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
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
濰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濰實代汝

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

杜黃裳傳云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

事惟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

崇文素憚劉闢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灌代

崇文懼一死

力縛賊以獻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

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

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戰戰勝而利

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

秦人之法有軍功者得

五千人首使得

隸役五家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

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

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

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者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

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

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

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祭統云發公室示賞也又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使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發公室者出賜物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

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
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
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填到申不害
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
未知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
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吾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
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
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
已據其善是以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
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
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
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

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行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

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

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惑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致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